

胖子-写在牟柏岩个展之前

田恺

2003年，牟柏岩在中央美院的公共浴室，展出了自己的《洗浴中心》系列作品。一水儿的胖子！在真实的环境中，站在木桶里搓澡，坐在凳子上喘气，趴在柜子上偷窥，看着都让人觉得燥热，也颇为壮观和有趣。据说，那组雕塑是接受一个洗浴中心的委托所做的“行活”。从那以后至2007年间，牟柏岩就一直专注于塑造胖子形象。但不同的是，这些胖子不但脱光了所有的衣服，也脱离了具体的情境。他们被独立出来，成为了“胖子”以外，无法用其他语汇描述的东西。

然而，越是简单的东西，就越包容了更多的涵义。胖子，在西方，会被理解为膳食结构不科学导致的身体超重，这个人群在美国甚至要占到人口的50%左右，稀松平常的事物。在中国，提及胖子，则标志着生活的富足。在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的当下，不再具有心宽体胖的象征意义，而往往被形象化地解读为对社会资源的过度占有。只有“小胖子”的称谓才带有一种类似可爱的褒义色彩。

牟柏岩的“胖子”，正是关乎欲望的满足与不满足的。与他的交谈中，他自己解释，他塑造胖子，选择胖子形象作为自己创作的一个题目，缘自于周围环境给他的印象。这听起来是很玄妙的，一个抽象的，难以表述的巨大而紊乱的中国现实，给他提供了胖子的形象解释，这是需要多大的通感才能携带出来的！在《胖子》系列作品中，从雕塑的体量上看，胖子被分为了两极。一极是庞大到让人无法容忍，可以压陷地板。另一极是具体而微，动作轻灵，似乎完全没有重量感。这些形体各异的胖子已经不像是人类，而仿佛是某种有机体，是可以无限生长，增大的。好似中国民间常于土中被掘出的“太岁”，即使被割去一块肉，也可以数日内长出补足。

关于胖子的造像，古有传说中中国化的弥勒佛——布袋和尚，身宽体胖，出语无定。常以竹杖背一布袋入市，见物就乞，无论给他什么，既装大布袋，永远也装不满。有时在稠人广众面前，将袋中之物倾倒地，叫道：看、看、看，随即哈哈一笑，收回袋内。还作歌曰：“只个心心心是佛，十方世界最灵物。纵横妙用可怜生，一切不如心真实”。印度佛教里的释迦牟尼造像常见枯瘦的肉身，以示修行之苦。而汉传佛教中，袒腹大肚、喜笑颜开的弥勒像则最得普罗大众的欢心，自宋以后，“大肚弥勒”这一布置竟成许多寺庙的定制。所谓“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”，或为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物。中国人直观上就喜爱这种胖胖的富足感。

哥伦比亚艺术家博特罗（Fernando Botero）也因一以贯之的胖子绘画和雕塑著称。他的“胖子”则往往被理解成为对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反讥。变形的人物使得原有的威严与正经荡然无存。近日博特罗甚至以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为素材，直击人类丑行。

与博特罗一样，牟柏岩的“胖子”也带有鲜明的批判色彩。胖子们在欲望得到极大满足时，也并不是快乐的。他们面无表情，姿态好像怎么都不舒适。胖子爬在枯树上，捧着一颗玉果，显得更是珍贵，两种天然材质传达出相反的象征。而将胖子用勺捞起，则体现了作为旁观者的艺术家的一丝救赎情绪。艺术家带着怜悯之心塑造的“胖子”并不是一个人的塑像，他是想要告诉大家：“胖子”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体里。